

紋章瓷與個別客戶

東西方的對話和陶瓷製作的形貌

Jessica Harrison-Hall 演講
劉祐竹 整理



霍吉淑女士是英國大英博物館中國陶瓷藏品與大維德收藏的研究員，也負責研究越南藝術與器物，她的 *Ming Ceramics (2001)* 一書，被譽為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論著之一，最近正與柯律格教授進行一個為期三年的 *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研究計畫，並預計於二〇一四年在 大英博物館舉辦展覽並發表著作圖錄。霍女士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下午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進行兩場專題演說，講題分別為〈紋章瓷與個別客戶—東西方的對話和陶瓷製作的形貌〉與〈越南陶瓷—依附與獨立〉，本刊特譯稿刊登，以饗讀者。

— 編者

這個演講期望藉由整理出訂製紋章瓷的客戶背景資料與他們訂製紋章瓷的直接證據，使我們能一窺當時歐洲客戶與中國製瓷業間的互動對紋章

瓷的產燒造成怎樣的影響。此外，透過檢視不同客戶的紋章瓷收藏，使我們更進一步理解當時這些瓷器被使用的脈絡。

紋章與類紋章圖案

一個紋章圖案由許多不同部分構成，分別為主要圖案兩旁的支持物、造型源自於騎士頭盔後方的織品、

座右銘與頂冠。(圖一) 在英國紋章中，座右銘通常出現在下方，而在蘇格蘭紋章中則是位於上方；頂冠通常都位於圖案正上方。

任何紋章圖案的設計和認證都要經過大約五百年歷史的英國紋章院 (College of Arms) 同意與授權之後，方可成為正式的紋章圖案。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紋章圖案可能有所改變，譬如：女子婚前、婚後的紋章圖案會

有所差異；同家族中長子與次子的紋章也有所區隔。因此，我們可以從紋章圖案辨認出該紋章為哪一家族、何人、何時所擁有。

若有紋章使用權上的紛爭，則有專屬法庭 (Court of Chivalry) 審理這些訴訟，但該法庭自一九五四年後就再也沒有審理過任何案件。雖然有許多人的紋章圖案沒有經過認證，但他們會模仿紋章的形式自行創造出可代表身分或行業的圖案，在本文中稱其為「類紋章」(pseudo-armorial) 圖案。值得一提的是，商人們若進貢商品給皇室，就可以獲准在名片上使用皇家的紋章圖案，因此我們雖然可從不同的瓷器上發現皇室的紋章圖案，但這並不一定代表該器皿是專為皇室成員所打造的。

紋章圖案的起源及應用

紋章圖案起源於十二世紀中期絲織品的裝飾圖案，這些織品被用來覆蓋戰袍，讓戰士們藉此辨別敵我。當時的封印及法律文件也會使用紋章圖案。到了十三世紀，它開始從實用

功能轉變成爲一種裝飾性圖案，廣泛使用在各類材質的器物上。從英國國王亨利三世 (Henry III, 1267-1272) 爲埃莉諾王后 (Eleanor of Provence, 1223-1291) 訂製一個裝飾有皇家紋章的銀盤開始，在器皿上裝飾紋章圖案的作法很快地被應用在各種建築裝潢中，如裝飾牆面的織錦畫、教堂彩繪玻璃、石雕作品：等，都可見到紋章圖案的蹤跡。到了十八世紀，達官顯貴的四輪馬車上也流行以紋章圖案來裝飾外表。時至今日，紋章圖案在歐洲仍被廣泛運用，許多英國足球隊的隊徽便有運用到類似的設計概念。

紋章瓷與訂製的客戶

所謂紋章瓷是指裝飾有紋章圖案的瓷器。本演講所提到的紋章瓷僅限於歐洲客戶向中國訂製的瓷器。

現今歐洲仍有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紋章瓷的蹤跡。許多宅邸、莊園或博物館中仍保有相當完整的收藏，舊時的居住場所、酒吧、垃圾場或沉船遺址也常發現紋章瓷。當時的海運記錄及文獻、繪畫都可以作為紋章瓷進



圖一 紋章圖案組成示意圖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四 Harcourt瓷盤（左） Harcourt及同行的肖像（右）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在一七二二年受封為子爵、一七二四年娶Vernon，一七二七年過世等史實



圖五 Martin家族瓷盤（左） Francesco Bartolozzi繪製圖像（右）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推斷，再衡量訂單遠渡重洋所需要時間，這個湯盤應該是在一七二五到

大約在康熙晚期。(圖七)
在這群顯赫的顧客中，也不乏親赴中國者。Lord George Anson在

一七二六年間接受委託製作的。(圖四)銀行世家Martin家族的瓷盤上方是一隻貂的圖案，盤面中央為五個孩童手拿葡萄玩耍、象徵秋天的場景。此圖案參考自Francesco Bartolozzi的繪畫。(圖五)因為貂的英文「marten」發音近似於「Martin」，所以貂常被用來代表Martin這個姓氏，就如同中國文化中「蝠」與「福」同音，因而常成為福氣的象徵。

當時許多政府官員也大量訂製紋章瓷。從時任下議院議員、後成為倫敦市長的Humphrey Parson的瓷盤中，我們可以看到紋章圖樣與飾邊(border)被疊加在原本的釉下青花圖樣上。(圖六)有許多官職頭銜的Archibald Hamilton瓷盤上也可從紋章圖樣看出Hamilton家族跟許多顯貴人家間的姻親關係。因為此盤是使用稀薄透明的鐵紅色釉，而尚未使用粉色珐瑯彩釉，參考中國陶瓷史上釉彩的演變階段來判斷，此盤的製作年代

口的證據與參考資料。這許多發現都可以證實紋章瓷曾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盛行一時。
訂製紋章瓷的客戶群約可略分為

三種：其一，擁有專屬紋章圖案的個別客戶；其二，沒有專屬紋章圖案的個別客戶；其三，擁有類紋章圖案的團體或組織。



圖二 Talbot瓷盤（左） Talbot主教的紋章圖樣（右）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三 Blackburn瓷器（左） Blackburn肖像畫（右）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一、擁有專屬紋章圖案的個別客戶
當時擁有紋章圖案者非富即貴，主要有神職人員、各行專業人員、政府官員、東印度公司員工及其親屬、皇室成員及仕紳階級。從這些客戶一長串的頭銜與職稱即可了解他們的社經地位。目前所知最早訂購紋章瓷的記錄，為曾任上議院議員並以奢華著稱的William Talbot主教訂製的青花八方瓷盤。當時中國工匠參考由歐洲運送過去的圖版，並將紋章圖案略做調整後再繪製到瓷盤上，如原本圖樣中頂冠部份的獅子重複出現於盤子邊緣。盤子周邊繪有傳統中國紋飾，如捲軸、書冊、花瓶等等。(圖二)很快地，其他神職人員紛紛起而效尤，透過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訂製這些昂貴質精的瓷器，如約克大主教Lancelot Blackburn的杯盤組即是其中的例子。(圖三)

當時身為上議院議員的著名律師Simon Harcourt也向中國訂製瓷器，湯盤上的紋章圖案中可看到象徽子爵頭銜的皇冠與第三任妻子Elizabeth Vernon的紋章。從Harcourt



圖九 Decker花園裡的鳳梨(上) Fitzwilliam博物館藏 © The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
Decker瓷盤(下左右)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 Prussian East India Company瓷盤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器賣掉，人們在瓷器受損處加繪深紅色簾幕型圖案，藉以遮掩缺陷。如今紅色顏料已經斑駁脫落。(圖十)

當時許多透過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訂製瓷器的書面記錄至今仍然留存，讓我們可以從這些文件中追查出是哪些人訂製瓷器，與了解某些紋章如何傳進中國。Okeover 家族曾分別於一七四〇年與一七四三年訂製瓷器，而第一筆訂單的紋章畫稿與帳單有被保存下來。帳單上註明一個盤子的價格約為當時的一英鎊，相當昂貴。Tower 家族的訂單中則詳細列出要求訂

導英國東印度公司外，他日後進入下議院，更是提倡「自由貿易」主義的先驅。此外，Decker 一樁為人稱道的事蹟是他成功地在英國栽種鳳梨。圖九上方這幅畫作便記錄了他的這項創舉。普魯士東印度公司 (Prussian East

Indian Company) 的船隻 Prinz von Preussen 號於一七五五年回國時擱淺，船上一批飾有皇室紋章圖案的瓷器因此受損而不能進貢給當時的國王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the Great, 1740-1786)。為了順利將這批有瑕疵的瓷

一七四三年 (時值清乾隆七年) 抵達廣東，並因協助撲滅火災有功而被賞賜一組瓷器。盤面上的左右邊緣分別描繪英國南方港口普利茅斯 (Plymouth) 與廣東珠江港口的景致，下方為 Anson 的紋章主體，頂冠部

份則被移到盤子最上方；盤子中央纏繞花冠的麵包樹圖案則是參考 Anson 屬下 Peircy Brett 的版畫，其紋樣在 Anson 於一七四八年出版的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譯作《環遊世界》) 中亦可看到。麵包樹左方有棕櫚樹、兩顆在



圖六 Parson's瓷盤(左) Parson's肖像畫(右)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八 Anson瓷盤正面(左) Anson瓷盤底部(右上) Anson肖像畫(右下)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在十八世紀時，東印度公司在外銷瓷市場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東印度公司的員工都曾經訂製紋章瓷，如社經地位相當崇高的 Matthew Decker 男爵有訂製青花與五彩紋章瓷。(圖九下左右) 除了領

火盆上燃燒的心臟、一對鴿子、弓箭袋，這個組合在西方文化中寓意為「愛的祭壇」(Altar of love)；麵包樹右方有五彩繽紛的鳥、兩隻狗、風笛、帽子、一對交叉的手杖、遠方有一群綿羊，意指「缺席的主人」(Absent Master)。盤子底部則有一個纏繞纜繩的船錨，整體構圖相當特殊。(圖八)



圖七 Hamilton瓷盤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四 英國「反高盧」團體瓷器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五 比利時Loven市刮鬍盤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六 Matthew Martin瓷盤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mblems) 與四輪馬車圖案外，下方還有廣告文字：「提供乾淨整齊的床鋪、便利的馬車，前往Chatham的馬車與前往倫敦的渡船每日出發」(N.B. Clean and Well made Beds: Near Post Chaises, a coach to Chatham and a boat to London every tide.)。

三、擁有類紋章圖案的團體或組織，許多團體或組織因為有宴客、應酬的需要，都會從中國訂製整套的瓷器。雖然他們並沒有專屬的紋章圖案，但也會設計出類似紋章的圖案以

裝飾瓷器表面。擁有類紋章圖案的族群包含各種團體、公會組織與各城市或省份。英國「反高盧」團體 (Anti-Gallican Society) 宗旨是抵制法國進口時尚與貨品，因此它的圖案中有英國的守護者聖喬治 (Saint George) 在摧毀法國的象徵物百合花 (fleurs-de-lis)，下方寫著「為了我們的國家」(for our country)。(圖十四) 在公會方面，烘培褐麵包或白麵包業者都有專屬圖案，但細節上略有不同；屠夫公會的圖案中有各種動物頭顱以及

滴血的屠刀。許多歐洲的城市、省份至今仍有專屬的類紋章圖案，如現今比利時的Loven市。根據傳說，代表該城的圖案中「紅白紅」交錯的顏色搭配象徵著八九一年與一七五〇年時因為戰爭而被血染紅的Dijle河岸。(圖十五)

東西方對話對製瓷業產生的影響

為了使西方的紋章圖案能融入中國瓷器的設計中，康熙朝的瓷器開始



圖十一 Chaulnes茶壺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作的各種器皿數量及規格，下方則有部份的中文翻譯，最後有應該是工匠的署名「刀仔」。

除了英國，歐洲其它國家的貴族仕紳也會向中國訂製紋章瓷。法國Chaulnes公爵的茶壺以一條細緻的銀鍊將壺蓋與壺嘴、把手連接起來。但或許銀鍊是瓷器抵達歐洲後另外配加。(圖十一)

二、沒有專屬紋章圖案的個別客戶

因為許多客戶不擁有經過紋章院認證的紋章圖案，當時很多瓷器上的圖案都是參考名片 (trade card) 上的設計而創造出來的新紋樣。(圖十二) 這個族群包含商人、不屬於貴族階層的航海員與各行業人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十八世紀鞋匠的酒杯上看到一面寫著「威士忌萬歲」(Vivat Re) ，另一面中央則寫「Rich Phillox 與他誠實的家庭萬歲」(Vivat Rich Phillox whit (sic) his honest family (sic))，雙面下方皆寫「我必須從事皮革事業」(I must Work for Leathers dear) ，並有鞋匠在凳子上工作的場景，周圍裝飾許多時髦的高跟鞋。Re



圖十二 John Rigg名片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三 鞋匠酒杯的兩面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雖然黑麥，此處則是指一種以黑麥為原料的威士忌。這個酒杯或許就被用來喝這種飲料。(圖十三) 瓷器上除了描繪圖案外，有時也會附帶額外資料，如Queen's Head旅行社招牌上除了有夏洛特皇后 (Queen Charlotte) 的頭像、象徵共濟會的符號 (masonic



圖二十 Clifford咖啡壺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九 Banks瓷杯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二十一 模型瓷盤 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訂製的咖啡壺造型則可追溯至安女皇 (Queen Anne) 統治時代 (一七〇二-一七一四) 流行的英國銀器形

產生一種特殊風格。這種風格從曾經執掌東印度公司的Mathew Martin訂製的盤子中可以觀察到。(圖十六) 當時許多運往中東地區的外銷瓷也有類似設計，只是紋章圖案轉而被花卉紋飾取代。許多這類瓷器現存於伊斯坦堡的托卡匹皇宮 (Topkapi Saray Istanbul) 中。許多紋章瓷上的圖樣設計靈感



圖十七 銀托盤上的圖案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制。(圖二十一) 到十八世紀晚期時，為了縮短瓷器完工及運送回歐洲所需的時間，顧客們開始透過圖版、繪畫、印刷品、徽章及模型；等媒介，使中國工匠更了解他們想要訂作的圖案。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的收藏中可以看到一個模型瓷盤，表面分別描繪四種不同的飾邊圖案，並個別標示出號碼；盤面與盤底都有不同風格的設計圖樣與文字供顧客遴選。(圖二一) 這種事先在模型上選擇喜好圖案的作法在當時相當流行。此外，只在瓷器上留下姓名縮寫而不具全名的作法在此時期變得相

也都源自於西方。一七三五年時，一個小女孩於Somerset公爵的領地附近發現一個四世紀羅馬銀托盤，轟動一時，而Somerset公爵一七三八年訂製的瓷托盤圖樣就與銀托盤的圖案幾乎一致。銀盤上的圖案應該是連同Somerset家族的紋章一併被送往中國。(圖十七)到了十八世紀後期時，在瓷器表面填滿圖案的作法開始流行起來，如French家族的瓷盤表面上繪飾希臘英雄阿基里斯 (Achilles) 被母親浸



圖十八 French家族瓷盤底部及其紋章圖案 (上左) French家族瓷盤上希臘英雄阿基里斯的故事 (上右) Nicolas Vieughels繪製圖像 (下)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當普遍，使後人很難追查出何人訂製這些瓷器。

品質控管—瑕疵品是否被接受

在當時運往歐洲的紋章瓷中，有很大比例的瓷器是有錯誤的。然而，因為這些瓷器所費不貲，再加上要耗時許久才能得到，即便是有瑕疵或錯誤，顧客仍然照用不誤，目前也未見退貨的相關記載。當時的瓷器無論是圖案或配色都常出現錯誤，如：蘇格蘭Maclartane家族紋章圖案中兩旁的勇士穿著傳統服飾，但兩個瓷杯上服裝顏色相差甚多。雖然不同的家族分支可能代表他們有不同顏色的服裝，但這個現象是製造過程中產生的錯誤可能性較大。紋章圖案配色錯誤代表著或許當時中國工匠參考的是黑白圖版，所以不甚明白該使用哪些顏色。在圖案本身或文字上發生的錯誤也不勝枚舉，譬如：中國工匠誤將紋章圖案中的斧頭畫成一把劍；或圖案中的三尾海豚變成三隻鳥。英國東印度公司員工Michael Barnwell的牛奶壺上座右銘由“Loyal au Mort” (Mort 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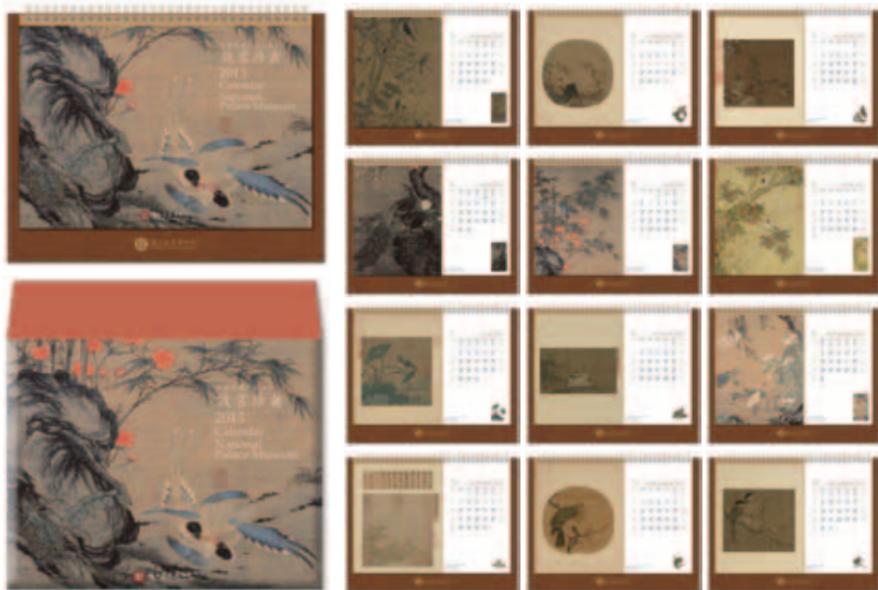
大月曆 Large
NT\$ **380** 元

2013 故宮月曆

2013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ALENDAR

另有工商團體客製服務，請電洽2883-6887 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一同打造專屬又富有中華文化意涵的年節禮品！

新到貨！
NEW ARRIVALS!



小月曆 Small
NT\$ **260** 元

故宮精品網路商城網址：<http://www.npmshop.com>



圖二一 英國「反高盧」團體盜盤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者」變成「Loyal au Moat」（Moat 為「護城河」）。（圖二二）前文中提到的英國「反高盧」團體瓷盤上則將「St George and old England」誤寫為「St George and old England」。（圖二二）此外，「張冠李戴」的情形也不時發生。經過學者不斷地研究與比對當時紋章瓷器，我們可以發現同一個飾邊圖案有時會重複出現在不同客戶所訂製的瓷器上。以 Robert Walpole 侯爵於一七一五年訂製的瓷器為例，當年 Walpole 家族並未察覺瓷器上的太陽形飾邊圖案並非中國工匠獨創設計，而是直接沿用兩年前曾經下過類似訂單的客戶 William Walker 家族紋章中頂



圖二二 Barnwell 牛奶壺（下） Barnwell 紋章圖案（上）
大英博物館藏 ©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冠部份圖案。比利時 Anvers 家族的瓷盤下方飾邊可以見到一個與他們家族無關的紋章圖案，經過追查後，發現這個紋章屬於 Charles Boone，由此可見，這個圖案顯然是不小心誤加上去的。

結語

藉由審視不同性質的紋章瓷器顧客群以及蒐集、整理出個別的背景資料，我們可以更了解當時紋章瓷被使用的社會脈絡。除了參考不同顧客所訂製的瓷器外，許多訂製紋章瓷時留下的書面資料或當時的繪畫、名片等也成為重要參考文獻，讓我們對於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客戶如何與中國陶瓷製造業產生對話，並進而影響到紋章瓷的產燒，有更清楚的認識。

作者為英國大英博物館中國陶瓷藏品暨大維德收藏研究員
整理者時任本院器物處助理，現任職於南院處

參考書目

1.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代貿易瓷特展：大英博物館藏》，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一九九四。